

廣

豐去盍

異

編

廣艷異編序

蓋自八年乘榻益篋山海之圖九  
負金周鑄神姦之鼎齊諧因而志怪  
邠衍緣以譚天鼠臂蟲肝詫移山於  
愚叟故眉蝸角侈釣海於任公孰為  
擊水之鵬盡是西溷蕉之鹿厄

言

日出此道弥鬱洞冥志於東方檢遺  
蒐於之子奇章玄怪俯彌靈虛于  
寶搜神高炁块比之五不音彙閃爍  
掩中壘之情綜白鳳離披跨子雲云  
漭漭獵奇綜于十際抽隸首之所  
難窮戈新致於九出揭章亥之所

未步遂使山靈晝泣莫逃牛渚之  
犀河伯宵啼盡獻驪宮之貝可謂  
抽泰山之玉牒發禹穴之金符應比  
竹而新吹唱于喁以遞和已自衆說  
散於絲絃而艷異聯為倚合六庚  
寶冊鋪星彩於鸞銷二酉瑶編標

霞光於兔蕪黃姑織女隨錦字  
呈姿海岳天吳映瓊箋而現異觀  
精靈之男奕廣收宋井商羊感游  
氣之鉅氤并及盧家金碗單於為  
雲為雨楚臺之賦父成胡帝朝天  
南國之姝堪老亦以寫其柔態裊

玉洞之桃花志彼山情寄金溝之柳  
葉遂使千秋青汗竟為一代黃流  
誠哉鬼史董狐何媿裨官龍象  
第珠探驪項或按劍於連城羽集  
鴝鶒或迷雲於五色蘭膏夜永  
或未弘威耳之談芝檢風清

未啟枕藏之袂且步之無新而不故  
時回故而轉辭寸喙為之子弟之厄  
緇帖為不窮之府是以復開魯壁  
駕天駟於西崑細緯義裁圖揖河  
龜于東壁剪熊皮而薦幣款款  
盡是風雲羊狐腋以成裘咳唾皆

為珠玉置之秋閣刺開匡氏之願  
副在靈心堪佐張君之舌倘遇月  
生銀海虬漏初傳雪滿瑶峯獸  
爐尖倚篝猶龍之勝友徵倚馬之  
竒譚爾乃抽窠廊于燕頷逞恣  
洋於犀齒英之鳳羽簇翠屏

以成文閃、蜃樓幻金波而現乃者  
使燒殘絳蠟佳氣常浮凍合玉  
樓輕寒不入乃從容文酒徒倚  
清宵鷓鴣絃罷响於涼州驪車停  
歌于子夜輕頰半頰倒白燕之詞  
源香篆微銷戰碧雞之舌及探幽

素隱披龍藏於揚眉揉粉團脂狎  
蛾眉於抵掌抽五車其未已醉一石  
而何辭是皆藉藻瑤函乃以增  
光玉塵雖受譽于大雅必先賞于  
通人者也倘謂微言可以解紛何慚  
莊論神道由以設教高贊聖謨則

是得魚兔於筌蹄悟神竒於糟粕  
茲緬雖庶非所敢期請俟郢斤  
以備臣質

東寧山人吳大震書於邱月軒

廣豔異編

凡例

延陵生曰豔異之作倣於瑯琊別隱菟玄  
探微獵怪幾令齊諧無所置喙夏革無所  
藏竒可謂珠綴群琲玉登衆鼓者矣說者  
謂是勝國名儒夙存副墨弁山第以枕中  
之秘為架上之書耳然千秋漆吏孰會其  
神直求義足解頤何必屬郭屬向况琳

捉刀亦自有曹公本色烏黑鵠白豈足  
乎是編覆以新裁準其故例微函殊旨特  
著其凡

蓋聞致九紋之玳瑁必藉金篦探七尺之珊瑚  
須沉鐵網是以神遊宛委幾燃太乙之藜心  
醉卿環父滌君苗之硯

蓋聞春蘭秋菊固爭豔於芳林盆草瓶花亦獻  
妍於小築是以緝冊山之羽時披冊府之遺

函探赤水之珠間及閭闔之胙說

蓋聞折楊黃華之味乍聽斯奇採菱淶水之歌  
狎聞則厭是以事拙新穎即數語亦付紅兒  
蹟涉陳筌雖雜致不登綠管

蓋聞合樂咸池不程音於獨奏徵材鄧野豈借  
美於單柯是以架滿五車盡可作金壺之液  
喙長三尺無不為玉塵之資

蓋聞齊謳燕舞總各覓其天機鳧短鶴長亦其

恬於造物是以男寵我里彼既已盡擷其美  
定數真寬我不嫌特補其缺

蓋聞萬流攝於一流離則不得不合一月標為  
萬月合則不得不離是以彼所散而成章此  
或為同纏之璧昔所聚而成體今或為分曜  
之珠

蓋聞被名娃以纂組愈覺標鮮飾溝斷以銀黃  
全資振藻是以光能照乘固亟載於魏車瑕

不掩瑜亦微加以郢削

蓋聞橘柚相梨味雖殊而各適笙鏞絲竹聲不一而齊調是以駭目則驚何必盡娥媼之秀悅心斯賞時亦多汗漫之奇

蓋聞連城之賞時按劍於寸瑕隆棟之良或輟斤於尺朽是以五花聚管動暮洛水之銀鈎三豕渡河盡埽風庭之落葉

蓋聞牛鬼蛇神造化之絨已剖驚雷掣電乾

之局日新是以探象驪淵何必以風幡自昧  
燃犀牛渚直須與月指同觀

光烈終

廣豔異編總目

卷之一

神部一

卷之二

神部二

卷之三

僊部一

卷之四

僊部二

卷之五

儒部三

卷之六

鴻象部

卷之七

宮掖部

卷之八

幽期部

卷之九

情感部一

卷之十

情感部二

卷之十一

伎女部

卷之十二

夢遊部

卷之十三

義俠部

卷之十四

幻術部一

卷之十五

幻術部一

倣詭部

卷之十六

徂異部

卷之十七

定數部

卷之十八

冥跡部

卷之十九

寃報部

卷之二十

珍奇部

卷之二十一

器具部一

卷之二十二

器具部二

卷之二十三

草木部

卷之二十四

鱗介部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五

木部

三

禽部

昆虫部

卷之二十六

獸部一

卷之二十七

獸部二

卷之二十八

獸部三

卷之二十九

獸部四

卷之三十

獸部五

卷之三十一

妖怪部

卷之三十二

鬼部一

卷之三十三

鬼部二

卷之三十四

鬼部三

卷之三十五

鬼部四

夜叉部

廣豔異編卷之一

邱月軒主人彙次

神部一

巫山神女

蕭總字彥先自建業歸江陵值宋廢帝元徽中四方多亂因游明月峽愛其風景遂盤桓累歲常於峽下枕石漱澗時春向晚忽聞林下有人呼蕭卿者數聲驚顧去坐石四十餘步有一女把花招總總忽異之又常知此有神女後之視其容貌當可笄年所衣之服非世所有所佩之香世所聞謂總曰蕭郎遇此未曾見邀今幸良晨有

總恍然行十餘里乃見溪上有宮闈甚殿甚殿宮門左  
有侍女二十人皆十四五並神仙之體其寢卧服玩之物  
俱非世有心亦喜卓一夕綉繆以至天曉忽聞山鳥晨叫  
巖泉韻清出戶臨軒將窺舊路見煙雲正重殘月在西神  
女執總手謂曰人間之人神中之女此夕歡會萬年一時  
也總曰神中之女豈人間常所望也女曰妾實此山之神  
上帝三百年一易不似人間之官來歲方終一易之後遂  
生他處今與郎契合亦有因由不可陳也言訖乃別神女  
手執一玉指環謂曰此妾常服玩未曾離手今求別寧不  
相遺願郎穿指慎勿忘心總曰幸見顏錄感恨徒深執此

懷中終身是竇天漸明總乃拜辭掩涕而別攜手出戶已見路分明總下數步迴顧宿處宛見巫山神女之祠也他日持玉環至建業因話於張景山景山驚曰吾嘗遊巫峽見神女指上有此玉環世人相傳云是晉簡文帝李后曾夢遊巫峽見神女神女乞后玉環覺後乃告帝帝遣使賜神女吾親見在神女指上今卿得之是世世異人矣總獻太祖建元末方徵召未行帝崩世祖即位累為中書舍人初總為制書御史江陵舟中偶而忽思神女事悄然不樂乃賦詩曰昔年巖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願濕

山雨

北海神女

開元初有三衛自京還青州至華嶽廟前見青衣髻衣服  
故惡來白云娘子欲見因引前行遇見一婦人年十六七  
容色慘悴曰已非人華嶽第二新婦夫婿極惡家在北海  
三年無書信以此尤為嶽子所薄聞君遠還欲以尺書郵  
累若能相為家君當有厚報遂以書付之其人亦信士也  
問北海於何所送之婦人云海池上第二樹但扣之當有  
應者言訖訣去及至北海如言送書扣樹畢忽見朱門在  
樹下有人從門中受事人以書付之入頃之出云大王請  
客入隨行百餘步後入一門有朱衣人長丈餘左右侍女

數千百人坐畢乃曰三年不得友書讀書大怒曰奴輩  
爾乃傳教召左右虞候須臾而至悉長丈餘巨頭太鼻狀  
貌可惡令調兵五萬至十五日乃西伐華山無令不勝二  
人受教走出乃謂三衛曰無以上報命左右取綸二疋贈  
使者三衛不悅怨二疋之少也將別朱衣人曰兩綸得二  
萬貫方可賣慎毋賤與人也三衛既出欲驗其事復往  
陰至十五日既暮遙見東方紫氣如蓋稍稍西行雷震  
掣聲聞百里須臾華山大風折樹自西吹雲雲勢益壯  
至華山雷火喧薄遍山澗赤久之方罷及明山色憔悴  
三衛乃入京賣綸買者聞求二萬莫不唾駭以為狂人

日有白馬丈夫來買直還二萬不復躊躇三衛因問其  
用丈夫曰渭州神嫁女用此絹贈遺天下唯北海絹最佳  
方欲令人往市聞君賣北海絹故來耳三衛得錢數月  
易畢東還青土行至華陰復見前時青衣云娘子敬來謝  
恩便見青蓋轎車自山而下左右從者十餘輩既至下車  
亦是前時女郎容服炳煥流目清眇迨不可識三衛拜乃  
言曰蒙君厚恩遠報父母自開戰之後恩情頗深但愧無  
可仰報耳然三郎以君達書故移怒於君今將兵五百於  
潼關相候君若往必為所害可且還京不久大駕東幸  
神懼鼓車君若坐於鼓車則無慮也言訖不見三衛大

郎時還京後數十日會玄宗幸洛乃以錢與主設車  
鼓車出關因得無恙

隨

### 螺女

常州義興縣有螺夫吳堪少孤無兄弟為縣吏性恭順其  
家臨荆溪常於門前以物遮護溪水不令穢污每縣歸則  
臨水看翫敬而愛之積數年忽於水濱得一白螺遂拾歸  
以水養自縣歸見家中飲食已備乃食之如是十餘日  
堪疑鄰母哀其寡獨故為之執爨乃卑謝鄰母母曰何必  
辭君近得佳麗脩事何謝老身堪曰無因問其母母曰  
每入縣後便見一女子可十七八容顏端麗衣服輕

饌訖即却入房堪意疑白縣尉為乃密言於母曰堪曷具當稱入縣請於母家自隙窺之可乎母曰可明旦詐出乃見女自堪房出入伺理變堪自門而入其女遂歸房不得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護泉源力勤小職哀君寡獨勅余以奉媿幸君垂悉無致疑阻堪敬而謝之自此彌將敬洽閭里傳之頗增駭異時縣宰豪士聞堪美妻因欲圖之堪為吏恭謹不犯咎責謂堪曰君熟於吏能久矣今要緹蝮毛及鬼臂二物晚衙須納不應此物罪責非輕堪唯而走出度人間無此物求不可得顏色慘沮歸述於妻乃曰吾今夕殞矣妻笑曰君憂餘物不敢聞命二物求之妾能

致矣堪聞言憂色稍解妻曰辭出取之少頃而到堪得以  
納令視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終欲害之後一日又召堪曰  
我要蝸斗一枚君宜速覓此若不至禍在君矣堪承命奔  
歸又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難也乃為取之良久牽  
一獸至大如犬狀亦類之曰此蝸斗也堪曰何能妻曰能  
食火君速送堪將此獸上宰宰見之怒曰吾索蝸斗此乃  
犬也又曰必何所能曰食火其糞火宰遂索炭燒之遣食  
食訖糞之於地皆火也宰怒曰用此物奚為令除火場糞  
方欲害堪吏以物及糞應手洞然火颺暴起焚蕪牆宇煙  
焰四合彌亘城門宰身及一家皆為煨燼乃失吳堪及妻

其縣遂遷於西數步今之城是也

胡毋班

胡毋班曾至泰山之側忽於樹間逢一絳衣騶呼班云泰山君召毋班驚愕追巡未荅復有一騶出呼之遂隨行數十步騶請毋班暫暝少頃便見宮室威儀甚嚴毋班乃入閣拜謁主為設食語毋班曰欲見君無他欲附書與女擇耳毋班問女郎何在曰女為河伯婦毋班曰輒當奉書不知何緣得達荅曰今適河中流使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毋班乃辭出昔騶復令閉目有頃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須臾果有一女僕出取書而沒少頃復

出云河伯欲暫見君媿亦請避目遂拜謁河伯河伯乃大  
設酒食詞旨殷勤臨別謂毋班曰感君遠為致書無物相  
奉於是命左右取吾青絲履來以貽毋班毋班出愜然忽  
得還舟遂於長安經年而還至泰山則不敢潛過遂推樹  
自稱姓名從長安還欲啓消息須臾昔驕出引毋班如向  
法而進因致書焉府君請曰當別遣報毋班語訖如廁忽  
見其父著械徒作此輩數百人毋班進拜流涕問大人何  
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見譴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  
處知汝今為明府所識可為吾陳之乞免此役更欲得歸  
社耳毋班乃依教叩頭陳乞府君曰死生異路不可相

身無所惜母班苦請方許之於是辭出還家歲餘兒子  
亡畧盡母班惶懼夜詩泰山推樹求見昔駒遂迎之而見  
母班乃自說昔辭曠拙及還家兒死亡至盡今恐禍故未  
已輒來敬白幸蒙哀救府君撫掌大笑曰昔語君生死異  
路不可相近故也即敕外召母班父湏臾至庭中問之昔  
求還里社當為門戶作福而孫息死亡至盡何也答云久  
別鄉里自忻得還又遇酒食充足實念諸孫召而食之耳  
於是貸之父泣泣而出母班後有兒皆無恙

擒惡將軍

冉遂者齊人也

趙王女遂

遂還 既喪父又幼性不慧

不知書無以進達因耕於長山其妻趙氏美姿質性復輕  
蕩一日獨遊於林藪間見一人衣錦衣乘白馬侍從百餘  
皆攜劍戟過之趙氏曰我若得此夫死亦無恨錦衣人回  
顧笑之左右問趙氏曰暫為夫可乎趙氏應聲曰君若暫  
為我夫我亦懷若恩也錦衣遽下馬入林內既別謂趙氏  
曰當生一子為明神善保愛之趙氏果有孕及期生一兒  
髮赤面青遍身赤毛僅長五寸眼有光耀遂甚怪之曰此  
必妖也可殺之趙氏曰此兒託體於君又何妖或是異人  
何殺之耶必殺及為害若何遂懼而止趙氏藏之密室  
七歲其兒忽長一丈俄又自空有一大鳥飛下兒走出

上鳥背飛去其婦朝夕哭之經數月兒自外來懷金  
劍彎弓引兵士可千餘人至門直入拜母曰我是遊  
者子幸託身於母受生育之恩未能一報我今日後時  
來拜親待我微荅母恩即不來矣趙氏曰兒自為何神也  
兒曰母慎勿言我已補東方捨棄將軍東方之地不遵明  
祇擅為惡者我皆得以誅之趙氏取酒炙以飼之乃謂兒  
我無多酒炙不可以及將士兒笑曰毋但以一杯酒灑空  
中即兵士皆飲酒也母從之見中酒下如雨兵士盡仰  
面而飲之兒乃遽止曰少飲別謂母曰若有怠慢焚香  
通告我當立至言訖上馬如風雨而去後一年趙氏父子

趙氏往葬之其父家每夜有鬼兵可千餘圍其宅有神扣門言曰我要為祠宇爾家翁見來投我爾當速去不然皆殺之趙氏忽思兒言乃焚香以告其夕兒引兵千餘至今一使詰之神人茫然收兵為隊自縛於兒前兒呵責盡殺其衆謂母曰此非神也是強鬼耳生為史朝義將戰亡之後無所歸自收戰亡兵引之來此欲擅立祠宇耳母曰爾言家翁已在我左右爾試問之其兒令擒神人闕悉曰爾所謀事我盡知之不須言也但何以無故追趙王耶今在何處其人泣告曰望將軍哀念生為一將不能自死而死於陣前死後敬求一神又不能良圖今日有

或將軍不以此罪告上天容在麾下必效死節天  
玉何在仲曰寄在趙大夫塚內兒乃立命於塚內節曰捕  
至趙王尋蘇趙氏切勸兒恕神之罪兒乃釋縛命取趙  
為小將乃辭其母泣而言曰我在神道不當頻出於却  
間不復來矣毋善自愛又如風雨而去自後絕然不至矣

社公

甄冲字叔讓中山人為雲社今未至惠懷縣忽有一人來  
通云社郎須臾便至年少容貌美淨既坐寒温云大人見  
使貪慕高接欲以妹與君婚故言此意甄愕然曰僕長  
大且已有家何緣此理社郎復云僕妹年少且色少雙

必欲得佳對公何見拒甄曰僕老翁見有婦豈容違越相  
與反覆數過甄殊無動意社郎有恚色云大人當自來恐  
不得違爾既去便見兩岸上有人著幘挺馬鞭羅列相隨  
行從甚多社公尋至鹵簿導從如方伯乘馬轡青幢赤絡  
後車數乘女郎乘四望車錦步障數十張婢子八人夾車  
前衣服文采所未嘗見便於甄傍邊岸上張幔屋舒薦席  
社公下隱膝几坐白旃座褥玉唾壺以瑤瑁為手巾籠裏  
白犀尾女郎却在東岸黃門白拂夾車立婢子在側社公  
謂甄曰僕有陋女情所鍾愛以君體德令茂貪結姻  
選小兒已具宣此青甄曰僕既老瘁已有室藏兒

雖貧貴

聘不敢聞命社公復云僕女年始二十姿色

四德之備今在岸上勿復為煩但當成禮耳甄拒之

謂是邪魅便拔刀橫膝以死拒之不復與語社公大

便令呼三班兩虎來張口正赤號呼裂地徑跳上如此

數十次相守至天明無如之何便去留一牽車將從數十

人欲以迎甄甄使移至惠憐止縣中住所迎車及入至門

中有一人著單衣情向之揖於此使住不得前甄障十餘

日方敢去猶見二人著單衣情向之揖於此使住不得前甄障十餘

遂亡  
著幘捉馬鞭隨

未央老翁

漢武帝宴於未央方噉黍雁忽聞人語云老臣冒死自訴  
不見其形尋覓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目黧  
鬚髮皓白拄杖僂步篤老之極帝問曰叟姓字何居在何  
處何所病苦而來訴朕翁綠柱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  
因仰頭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帝駭愕不知何等乃曰  
東方朔必識之於是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爲藻水木之  
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頃日頻興造宮室斬伐其最  
故來訴耳仰頭看屋而復俯指陛下脚者足也願陛下宮  
室足於此帝感之既而息後幸瓠子河聞水底有聲  
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纓佩甚鮮皆長八九寸

有一人長尺餘凌波而出衣不需濡或有挾樂器者東方  
食為之輒膳命列坐於食案前帝問曰聞水底奏樂東方  
君耶老翁對曰老臣前昧死歸訴幸蒙陛下天地之施即  
息斧斤得全其居不勝歡喜故私相慶樂耳帝曰可得奏  
樂否曰故賞樂來安敢不奏其最長人便絃而歌曰天  
地德兮垂至仁愍幽魄兮停斧斤保窻宅兮庇微身願天  
子兮壽萬春歌聲小大無異於人清徹統越梁棟又二人  
鳴管撫節調契聲諧帝歡悅舉觴並勸曰不德不足當雅  
覲老翁等並起拜受爵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  
有物狀如牛鼎帝曰朕聞無以識此物曰東方生知之耳

下沒淵底倏忽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  
翫翁等忽然而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  
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  
者試之殊有神効帝以脂塗面便悅澤又曰何以此珠  
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  
以名焉帝既深歎此事又服朔之奇識

### 泰山四郎

唐兗州鄒縣人姓張曾任縣尉貞觀十六年欲詣萊陽  
途經泰山謁廟祈禱廟中府君及夫人并諸子等皆

像張遍拜訖至第四子旁見其儀容秀美同行五人

祝曰但得四郎交游賦詩舉酒一生分舉何用仕宦

張

數里忽有數十騎馬揮鞭而至從者云是四郎曰向見兄

垂顧故來仰謁又曰聞欲赴選然今歲不合得官復恐在

途有災不湏去也張不從執別而去行百餘里張及同伴

夜行被賊劫掠裝具並盡張遂祝曰四郎豈不相助有頃

四郎車騎畢至驚嗟良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賊顛仆迷惑

却來本所四郎命決杖數十其賊胼膊皆爛已而別去四

郎指大樹曰兄還於此相呼也是年張果不得官而歸至

向期處大呼四郎俄而四郎至乃引張云相隨過宅郎有

飛樓綺觀架迴凌空侍衛嚴峻有同王者張既入四郎云  
須叅府君始可安乃引入經十餘重門趨而進至大堂下  
謁拜見府君絕偉張戰懼不敢仰視判事似用朱書字皆  
極大府君命使者宣曰汝乃能與吾兒交游深為善道宜  
俾一二日讌聚隨便好去即令引出至一別館盛設珍羞  
海陸畢備奏樂盈耳即與四郎同室而寢已經三宿張至  
明旦遊戲庭序徘徊往來遂窺一院正見其妻於衆客人  
前荷枷而立張還甚不悅四郎怪問其故張具言之細語  
大驚云不知嫂來此也即自往造諸司法所其顛乃  
十人見四郎來咸去下陞重足而立以手招一法司

具言此事司法報曰不敢違命然須白錄事知遂召錄事  
錄事諾云必須夾此案於衆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錄事  
司法乃斷云此婦女勘別案內常有寫經持齋功德不合  
即死遂放令歸家張與四郎涕泣而別仍云唯作功德可  
以益壽張乘本馬其妻自從四郎借馬與妻同歸妻雖精  
魂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可百步許忽不見張大怪懼走至  
家中即逢男女號哭又知已殞張亟呼兒女即往發之開  
棺妻忽起即坐巖然笑曰為憶男女勿怪先行於是已死  
經六七日而蘇云

泰山君

隋大業元年兗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以  
用法有不直必犯顏而諫之雖加譴責亦不知懼必俟引  
正而後退常因授衣歸家出州門逢一黃衣使者曰泰山  
尹呼君為錄事因出懷中牒示慎牒曰董慎名稱茂實案  
牘精練將平疑獄須俟良能權差知右曹錄事即甚分明  
後署曰倨慎謂黃衣者曰府君呼我豈有不行然不識府  
君名謂何使者曰錄事勿言到任即知矣自持大布袋納  
慎其中負之出兗州郭因致囊於路左汲水調泥封慎而  
去慎都不知經過遠近忽聞大唱曰范慎追董慎到使  
者曰諾趨入府君曰所追錄事今復何在使者曰真司

恐或恐誤向請左曹匪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以

逆者慎取左曹囊盛右曹錄事可謂能防慎也便令

扶去目泥賜青縑衫魚鱗笏故有此文甚班駁邊登副

命左右取榻令坐曰薛君公正以是請今有闕州司馬

令狐實等六人實無間獄承天曹以實是太元夫人三

等親准令逃戒三曹非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訟

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曹以為罰疑唯輕亦令量減

三等余恐後人引例多矣君謂官如心慎曰夫水照妍蚩

而人不怨者以至清無情況於天地刑法豈宜恩貸奸慝

然慎一胥吏耳素無文字雖知不可終語無條貫常州府

秀才張審通辭衫雋拔足得備君管記府君令帖召之俄頃至審通曰此易耳君當判以狀申府君曰君善為我辭即補左曹錄事仍賜衣服如董慎各給一玄狐每出即乘之審通判曰天本無私法宜畫一苟從恩貸是資奸行今狐實前命減刑已同私請程嘉後申簿訴且異罪疑儻隨遞減之科實失公家之論請依前付無間獄仍錄狀申天曹即有黃衫人持狀而往少頃復持天符曰所申文狀起異端奉主之宜但合遵守周禮八議一曰議親狀多又元化議親中釋冲符亦曰無不親是則典章昭然有何不親使太元功德不能處三等之親仍敢愆違須有世同

可罰不衣紫六十甲子餘依前處分府君大怒蓋為判辭使我受譴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其一耳通曰君聞審通訴曰乞更為判申不允即甘當再罰府君曰君為我去罪即更與君一耳審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乃無親若使有親何由得一苟欲因情變法實將生偽喪真太古以前人猶至朴中古之降方聞各親其可使太古育物之心生仲尼觀蜡之歎無不親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請寬性耳之辜敢薦沃心之藥庶其聞實用得平均令孤實等請依正法仍錄狀申天曹黃衣人又持往須臾又有天符來曰再省所申甚為允當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孤實程

者等並正法處置府君即謂審通曰非君不可正此獄因  
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兒嚼之為耳安於審通額上  
曰塞君一耳與君三耳何如又謂慎曰甚賴君薦賢以成  
我美然不可久留君當壽一周年相報耳君兼本壽得二  
十一年矣即送歸家使者復以泥封二人布囊各送至宅  
歛如瀉出而額問妻子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餘日矣  
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卒審通數日額覺疼遂踴出一耳  
前正耳而踴出者尤大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  
頭亦呼為鷄冠身者慎初思府君稱鄰後方知  
鄰字也

泰山三節

五月五

趙州盧叅軍新婦之任其妻甚美數年罷官還鄉  
日妻欲之市求續命物上於舅姑車已臨門忽暴心痛食  
頃而卒盧生號哭畢往見一諫大夫明崇儼扣門善急索  
儼驚曰此端午日扣關而厲是必有急遂趨之而出盧生再  
拜具問其事明云此泰山三節所為遂書二符以授盧生  
家可速燒第一符如人行十里不活更燒其次若又<sub>不活</sub>  
更燒第三符橫死必當復生不<sub>果</sub>真死矣盧生<sub>果</sub>還如言<sub>果</sub>  
三符其妻遂活頃之能言初云被車載至泰山頂別有宮  
室見一年少云是三節令侍如十餘人擁入別室侍粧梳

三郎在堂前與他少年陸候梳畢方擬宴會婢等令進粧已綠卷戀故人尚且非淚有且聞人款門云是上界功曹適奉都使處分令問三郎何以取盧家婦宜即遣還三郎怒云自取他人之妻預都使何事呵功曹令去相與往復其辭甚惡酒吏又聞款門云是且值符使有都使令取盧家婦人對局勸之不聽對局曰非獨累君當禍及我又不聽尋有疾風吹黑雲從崖頂來二使唱言太乙值符今且至矣三郎有懼色風忽捲宅高百餘丈放之人物糜碎唯盧妻獲存三使遂還至堂上見身卧床上意甚懷恨被推入形遂活

花蕊夫人

舒大才雲間之逸士也聰慧能文尤長於詩麟德二年春  
因駕舟訪友因抵中途天已薄暮時聞大魚跳擲於波間  
鏗鏘飛鳴於岫際雲散月明花香柳舞忽爾盛風透環珮

舒大才異之艤舟諦視一美人姿容如麗借二婢婦遊  
於林下生乃登岫揖曰娘子高居何處夜行至此美人笑  
曰弊居僻陋離此咫尺君如不鄙枉駕一顧大才情動於  
中心不得已遂與美人先後而行不半里許遙見竹戶荆  
扉花木掩映明窓淨几亦甚整潔美人邀生上坐命侍婢  
獻茶繼以酒饌盃盤精緻非世所有壁間挂四時題文詩

四總美人自製也其一曰花豔吐枝紅傍雨柳煙垂線單  
迎風霞生遠漢東升日月落閑窓北近松其二曰涼生水  
閣虛簷冷齒嚼冰絲雪似寒香散榴花紅灼灼露墮荷葉  
翠團團其三曰蘆覆岸小秋水碧木凋霜凍曉天蒼孤眠  
夜未愁空館獨立朝長望遠渚其四曰天竺雪花冰繡戶  
雨飛風刺凍凝城鮮鮮葢凝梅客瘦滴滴香傾酒味清  
人運田效擊鄰何愧無好詞書無晒馬光才稱贊不容  
詢以姓名居址最人曰善善性花成都人甚真小字也大有  
浮輿勃然求與之合美人變變色曰男女配合人之大  
欲私通謂之禮與君情禮變變水相逐逐起穿窗之意可乎

廣雅釋詁

禮與君

十

乎

可乎大才起而言曰律故大法禮顧人情趨避之益斯  
聲嚶嚶之草蟲即應可以人而不如微物乎美人始改容  
曰君能賡此四時詞是乃中雀之目宰幕之然也大才乃  
援筆而和之其一曰花吐嫩紅新着雨絮飄輕白細惟風  
霞舒錦練光凝類月上圓盤影挂松其二曰涼風扇透朝  
肌冷驟雨盆傾夜帳寒香棟出飛新燕小翠池盈貼嫩荷  
團其三曰蘆峴宿鴻秋寂寂桂庭飛蝶晚蒼苔孤燈剪盡  
捱長夜獨枕愁思夢遠鄉其四曰天冷夜清霜滿野月寒  
風凜雪迷城鮮紅燭影深閨靜淡白梅香暗閣清大才和  
說美人贊曰兩韻並賡真難得也是夜就寢極講幽歡天

明起視乃一古詞中塑一美人身左右列侍二婢案上朱  
書木牌題曰花蕊夫人大才驚訝失色舉身流汗促舟還  
家遂得疑疾夢中嘗見美人與之同居聯詩數篇不及備  
述

黃苗

宋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黃苗為州吏受假違期方上行經  
官亭湖入廟下願希免罰坐又欲還家若所願並遂當土  
猪酒苗至州皆得如志乃還貨裝既薄遂不過廟行至  
界與同侶並舡泊宿中夜舡忽從水自下其疾如風舟  
四更苗至官亭始醒遙見舡上有三人並烏衣持繩

苗夜上廟階下見神年可四十黃白披錦袍深下懸一  
大如彈丸光輝照屋一人戶外白平固黃苗上願猪  
回家教錄今到命謫三年取三十人遣吏送南嶺山林  
鏤腰繫樹日以生肉食之苗忽忽憂思但覺寒熱身  
體生斑毛經一旬毛蔽身瓜牙生性欲搏噬吏解鏤放之  
隨其行止三年凡得二十九人次應取新塗一女而此女  
士族初不出外後值與姊妹從後門出請親家女晏在後  
因取之為此女難得也五年人數乃克吏送至廟神教發  
遣乃以鹽飯飲之體毛稍落髮髮悉出瓜牙墮生新者經  
十五日還如人形意思復常送出大路縣令呼苗具蹟事

獲前後所取人徧問其家並符合馬髀為戰所傷創痕尚在苗還家八年得時疾死

### 瀚海神

井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塚自觀初每至日夕即有鬼兵萬餘旗幟鮮潔圍繞此塚須臾塚中又出鬼兵數千步騎相雜於塚傍力戰夜即各退如此近及一月忽一夕復有鬼兵萬餘自北而至去塚數里而陣一耕夫見之驚走有一鬼將令十餘人禽之至前謂曰爾勿懼我瀚海神也戰一小將竊我愛妾逃入此塚中此塚張公又借之兵士力戰我離瀚海月餘未獲此賊深憤之君當為我尋之

告張公言我自來收叛將何乃藏之塚中仍拒我僞兵當速逐出不然即終殺爾仍使兵百人監此耕夫往耕矣至塚前高聲傳言良父塚中引兵出陣有一神人並而立於大旗下左右劍戟如林遽召此耕夫前亦令傳言曰我生為銳將三十年死葬此從我者步騎五千餘盡皆精強今有爾小將投我我已結交有誓不可不借助也若堅欲與我力爭我終敗爾不使爾得歸瀚海若要且保本職宜速迴耕夫又傳於瀚海神神大怒引兵前進令其衆曰不破此塚今夕須盡死於塚前遂又力戰三敗三復戰及初夜塚中兵敗生禽叛將及入塚獲妻拘之而還張公

及其衆並斬於塚前縱火焚塚賜耕夫金帶耕夫明日能  
觀此塚之火猶未滅塚傍有枯骨木人甚多

### 仇嘉福

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薄臺村應舉入洛出京遇  
一少年狀若王者裘馬僕從甚盛見嘉福有喜狀因問何  
適嘉福云應舉之都人云吾亦東行喜君相逐嘉福問其  
姓云姓白嘉福竊思朝廷無白氏貴人心頗疑之經一日  
人謂嘉福君驢弱不能偕行乃以後乘見載數日至華嚴  
廟謂嘉福曰吾非常人天帝使我案天下鬼神今有鬼神  
鞫問君命相與我有舊業已如此能入廟否事畢當與君

都嘉福不獲已隨入廟門便見翠幙雲黯陳設甚備  
有牀貴人當案而坐以竹牀坐嘉福尋有教呼嶽神至  
俯伏貴人呼責數四因命左右曳出徧召閣中諸神聚  
閱視未至昆明池神呼上階語請嘉福宜少遠無預此議  
嘉福出堂後幕中聞幕外有痛楚聲扶幕見已婦懸頭在  
庭樹上審其必死心色俱壞須臾貴人召還見嘉福色惡  
問其故具以實對再命審視還答不謬貴人驚云召婦若  
我婦也寧得不料聖之遂傳教召嶽神神至問何以取薄  
臺村仇嘉福婦致楚毒神初不知自若衣人云是判官  
自後代對曰此事天曹所召召早為狀送貴人令持案來

封邱之至天帝所當持出已自白帝領謂嶽神可即  
還亦謂嘉福本欲至都今不可矣宜速還富平因屈指  
料行程云四日方至恐不及事當以駿馬相借君後見思  
可於淨室焚香我當必至口訖辭去既出門神僕策馬亦  
至嘉福上馬便至其家家人倉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婦面  
衣候氣頃之遂活舉家歎慶村里長老空酒相賀數日不  
已其後四五日本身騎驢與奴同還家人不之辨也內出  
外入相遇便合方知先還即其魂也後歲餘嘉福又應舉  
之都至華嶽祠下遇鄧州崔司法妻暴亡哭聲哀甚甚  
憫之躬往詣崔令其輟哭許為料理崔甚忻悅嘉福甚

淨室心念貴人有頃遂至歡叙畢問其故此是獄神  
誠可留也為君致二百千先求錢然後下手因書九符云  
先燒三符若不愈更燒六符當還矣言訖飛去嘉福以神  
言告崔崔不敢違始燒三符日晚未愈又燒其餘湏臾遂  
活崔問其妻初入京時忽見其母車在階下健卒數百人  
各持兵器羅列左右傳言上以相迎倉卒而去王見喜方  
欲結歡忽有三人來云太乙神問何以奪生人妻神惶懼  
持簿書云天配為已妻非敢取之然不能違湏臾有大神  
五六人持金杵至王庭徑擊駭散猶神立樹下乞宥其命  
王遂引已還嘉福自爾方知貴人是太乙神也爾後索思

必至為嘉福也。換五六政。

戚彥廣女

戚彥廣者本霸州寨兵家子。彥廣粗讀書。尤邃法律。其父祖故步務農。亦居於文安之東野。嘗省所親於濱州蒲臺。下河止留頗久。其長女蘇娘小疾在家。廣忽見數人捧掖一妹入戶。拜於前。乃蘇娘也。問其何以來。曰得爹書說抱病困重。毋憂。不可言。諸兄弟都不肯來。使我省視。廣曰我原不病。何曾發書。歸女探懷取示。果手筆也。廣絕以為異。置女房內。別設榻。迨旦榻空無人。廣益驚。留。且兼程還舍。女正懨懨。未起。扣以曩事。則了未知。自是。

中多怪女若為妖物所憑或盛服豔裝或高談闊論  
吟嘯歌廣呼哩巫范道欽備酒饌讓謝女欣然而出或狂  
對席笑語自如范度非已所能治請設醮筵以禱道士至  
方執爐行道音詞簡錄皆遭竊去衆慚懼而散荏苒歲餘  
廣為人頗剛直置不同一日女復塗澤易衣坐堂上召廣  
告之曰君識我乎我本海濱侍妾復罪王妃嬖遭鞭撻所  
以隱身於君家此間怨已息命我求歸君家許時從此  
話別他日當致微報美言託一指如房女恍如夢所覺故  
疾亦愈後數年以事到海濱遇婦人稱神之妾以銀百兩  
為贖

天上貴神

彭城有女新嫁乃衣冠家也無故好自裸形而走了不知羞澀狂言浪語巫醫莫能愈二姓為之束手適張真人自京還主人投牒以告真人命弟子持符去立為婦所捷大罵何物左道而稱天師真人不喜自往治之召閻溫馬趙四帥現形設四椅於堂婦赤身自攜一椅上坐四將皆起立婦曰闕某汝四人何來將犯我耶四將鞠躬屏氣曰不敢真人乃符退之更作法請玄帝降婦裸見玄帝東西對坐曰高真久別吾乃天上貴神柰何此婦裸體犯吾吾欲加以刑勅今煩高真至吾當赦他彼所謂天師者烏足效

平言訖蹶然倒地而玄宗亦不見婦甦羞甚奔入房中  
服如常粧飾真人不受謝而去竟不知其何神自此婦遂  
平復

巫娥志

蜀之眉州去城一舍許小市瀕江人煙數百家有古廟一  
區相傳為花萼夫人費氏之祠頗著靈迹廟左大姓鍾聲  
遠者富而好禮喜延名師聲遠女兄有子曰謝生理者亦  
鉅室來舅家就學生儀容秀整風韻清高群從咸喜之相  
與奕棋飲酒談笑賦詩惟恐生之或去也鍾西龔後創一  
園特盛建碧濤堂水月亭玩芳亭醉春館翠屏軒於其內

生愛園幽雅寓息其間將近期月矣一日偶自外回忽見  
四女郎年近初笄娉婷窈窕嬉戲於玩芳亭畔生謂是諸  
表妹遽前揖之至則皆非也女殊不羞避笑語自若生問  
之曰小姐輩誤此來耶中一人應曰吾姊妹東隣花氏之  
女也久聞芳園勝麗奇卉紛敷故相攜就此一賞玩耳不  
料為郎所窺幸無深訝生意其隣居女子相往還亦不以  
為怪矣至夜將睡忽聞窻櫺軋軋作聲若有人敲推者起  
視乃日間所見諸女之一闖然入戶向生施禮和顏悅色  
款語低聲云奴等蒲柳陋資丹鉛弱質偶得一接於光  
陡然忽動其柔情莫或自持是不可忍故冒禁而相覿

犯禮以私奔。肅抱衾榻。願薦枕席。言訖。即邀生入寢。相與  
講歡。生戲問曰。彼三人何在。安得獨來。女曰。姑候來宵。分  
此樂與諸妹。耳。遂口占一詩曰。翠翹金鳳鎖塵埃。懶畫長  
蛾對鏡。羞誰束白茅。求吉士自題紅葉托良媒。蘭缸未滅  
心先蕩。蓮步初移意已摧。攜手問郎何處好。絲絳帷深處玉  
山頽。俄而鬼婢將低鷄聲漸動。女攬衣起曰。奴回也。遂悄  
悄而去。翌晚。生熟齋焚蘭。微窓相候。女果共一人至。笑撫  
生曰。昨夕之歡。願推小妹。仍顧妹云。汝善事郎君。好好做  
新人也。緩步而出。其妹共生同衾。並枕親昵。綢繆一如姊  
氏。性復慧黠。亦能吟詩。詩曰。赤繩綠薄好音乖。姊妹相看

共此懷偶伴姮娥辭月殿忽逢僧孺拜雲階春生玉藻垂  
鴛帳香噴金蓮脫鳳鞋魚水交歡從此始兩情願保百年  
諧吟罷女迤邐告回生囑之再至女曰勿多言管不教郎  
獨宿也是夕大姊又送三姨至生欲俱留之辭曰待君為  
四度新郎之後妾姊妹當分侍歸房周而復始耳生即與  
三妹狎且索其詩荅曰愧無七步之才又非二姊之敵妾  
有此能乎生固求之乃吟曰蘭房悄悄夜迢迢獨對殘燈  
恨寂寥潮信有期應自覺花容無媚為誰銷愁顰柳葉  
新黛笑看桃花上軟綃夙世因緣今日合天教長伴  
嬈須臾雨散雲收河橫斗落歛袂而起略整殘粧謂

今夕四姨與郎為耦，苦姊妹不可俱出，大姊當送之。耳  
次夜二鼓，四姨果盛飾偕姊就生行，夫婦之禮設山海之  
盟，同訴幽情，亦成近體。曰：每到春時，懶倍添綠，恣情把繡  
針，拈奇逢詎料，諧鴛耦吉卜，寧期叶鳳占，鬢亂綠鬟雲擾  
擾，手籠紅袖玉纖纖，明珠四顆皆無價，誰似郎君盡得兼。  
由是之後，群女分番，每夕二人侍寢，生以白面書生，獲此  
奇遇，濃情嬌意，眷戀日深，倍翠恨紅，應酬不暇，但願學鴛  
鴦之老，不欲聽子規之啼矣。夫何好景難留，佳期易阻，將  
及月餘，父母促生歸娶，諸女聞之，皆來就別，會富貴齋生  
一一溫存，式均其惠。將晚，大姊謂生曰：奴四人為堂姊妹，

皆閨閣處子昨偶窺園遂沾多露荷蒙不鄙均辱深幸  
訪伉儷忽見此離悠悠長恨此何極也然使終念舊歡幸  
莫遐棄成親之後求便重來奴姊妹當企踵肝衡候郎於  
翠屏軒下耳郎拔金掩髻一隻致贖三妹亦以翠鈿銀鐲  
耳璫奉上曰歸遺細君少結殷勤之意各灑淚而別生收  
拾於書籠中抵家而婚期逼矣燕爾既畢家室宜然然四  
女之思亦未嘗置滿月後妻歸寧生孤枕獨宿忽夢與四  
女相見交會如常三姨起曰與郎久別無以為歡請作四  
風之舞於是展翠衣翻羅袖雖飛燕之輕盈公孫氏之捷  
捷未足以擬其奇妙也舞罷大姊乃作回風之曲神

人兮邦之媛。珮明月兮綉蘭荃。颺輕軀兮掌上。翻長  
筵前初鴻驚兮巧周旋。忽鶴舉兮何踰躐。雲鬢墜兮玉珥  
文席委兮珠鈿。羌宛轉兮妖且妍。竒莫敵兮妙莫傳。修低  
昂兮既罷。蹇良夜兮如年。二姨因取玉簫付四姨曰。妹深  
善於此。願勿靳焉。姊倚歌而和不。亦可乎。妹躍然曰。有是  
哉。逡巡三奏。其音清而和。婉而姤。幽怨而闌。舉似夕露之  
淒寒。蛸如秋雲之乘鮮。颺也。姊亦歛黛謳而和焉。歌曰。紫  
簫咽兮夜無譁。寶篆微晷兮燭垂山。花河欲沒兮夜欲闌。聊  
道遙兮慙為歡。脫花鈿兮收明璫。田舒衾裯兮歸洞房。齊交  
頸兮如鴛鴦。銀漏短兮歡娛長。但悲白日兮上扶桑。正傾

聽聞忽角起誰樓鐘鳴梵宇推枕欠伸乃是南柯一夢而  
且具憶其詞因起而錄之即托以卒業往舅家諸女幸生  
再至春顧倍加於昔生與說夢中事女曰此夫婦相念之  
深故形諸夢寐無足怪者生女留戀凡半月餘不與舅相  
見舅疑之一夕潛出窺生所為見生共諸女玩月談笑方  
濃遽入呼生倏然驚散舅加詰問終不肯言其詳舅謂姪  
曰園圃寬闊竹木繁多寧無花月之妖或有水石之怪雖  
其英俊豈不為其所惑急須遣歸恐久則致疾也乃令備  
車生還抵家不半載以思女之故果成重疾神情恍惚虛  
度歲月惟欲枕淹久而不愈聲遠躬狂視之俗以前事

於生父母生父詢問再三乃吐實且出所得詩及金  
等物視之皆泥捏成者父知其被祟乃借舅訪於園中並  
無蹤跡因往花莊廟卜籤過東廊一小室幃幔蔽虧人跡  
稀到揭而觀之題曰巫山神女之位塑四美姬像於其中  
更坐者失一掩鼻右二人臂缺二鐲耳亡雙璫左一人面  
脫花鈿二枚其父大驚取泥塑之物寘於舊處皆脗合即  
手碎其像沉之江中而歸自此月餘生疾亦愈怪魅遂絕